

怎么说手机好呢?自从多年前用了手机,生活进入了最好的时代,似乎也进入了最坏的时代。

我常常说,人有两个自己不知道的器官,一个是不离不弃的影子,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手机。很多人几分钟不用手机就受不了。

因为手机,好多人生病了,生了什么病自己都清楚,那就是焦虑、不安和琐碎,久而久之就神经衰弱,无缘无故失眠,思想无法集中,懒得动脑子。你五脏六腑生病了,吃吃药打打针,有些病就好了。但是手机导致的这些不是病的病,它让你活得不舒服,还不知道怎么去治。

这像什么?像杀鱼。你一两刀下去,鱼立即就死了,但是现在你不刀子,却支起了一块铁板,把鱼放在铁板上慢慢地烧,慢慢地烤,让它在上边使劲地跳,使劲地挣扎,然后再死,而且看上去是自然死亡。你会反驳,说手机很方便,不喜欢可以不用啊。不想用手机的人不在少数,但结果是已经上瘾了,想戒掉没有那么大的定力。

手机的好处不说了,我想说说它的害处。首先是读书少了,没有手机的时候,我每天要看不少书,尤其是在马桶上读得最多。人在马桶上是最舒服的时候,也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候,所以我的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全是在马桶上重读的。

但是现在呢?在马桶上待的时间很长,却不读书了。上厕所必备的,一是手机,二是手纸。没有手纸厕所照上,遇到厕所里没有手机信号,那肯定是拉不出来的。久而久之,反正我已经患上了便秘。

第二是朋友关系复杂了,有很多关系变得不仅仅是疏远了,而是变得非常紧张了。没有添加好友的时候,大家是相见不如想念,关系显



## 说手机

陈仓

得非常美妙。有一天加了好友,他发了朋友圈你不给他点赞,他给我发了信息你不及时回复,如同在大街上相遇,你没有和他打招呼一样。

有时候是没有看见,所以没有点赞;有时候忙,忘记回复了。大多数时候,是不想违心地点赞,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复。长期不回复不点赞,那就是天天在大街上擦肩而过,轻一点是陌路人,重一点就成了仇人。有位朋友,就因为人家给前后的人都点了赞,唯独漏掉了他,他就把人家拉黑了。

我也见过天天给我发信息的,单纯的是发他自己写的文章让我看看,复杂的是有人竟然发广告,推销字画,推销保健品,推销苹果核桃,甚至推销墓地,还有诈骗信息。最厉害的是推销化妆品,我这么个大老粗,香皂都不配,也配胭脂红粉?

发文章让你看的,真实意图不是让你指点好不好,而是以为你有关系,脸面大,可以推荐,其实我也经常遭遇退稿啊;那些推销的,大部分都熟悉,原本在文字里神交,如今在商品中会面,真是尴尬极了。

我天天忙到凌晨,吃饭都没有时间,哪有时间读别人的文章?哪有时间刷朋友圈?哪有闲心一一回复?所以,人家受到了“冷落”就开始恨你,在背后骂你无情无义也就算了,还殃及你的文章,说你写得臭,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过你的作品。

不说别人,开始用微信的时候,我自己发个朋友圈,如果有人点赞了,尤其是名人点赞了,就感恩戴德。人家不给点赞,虽然能够体谅,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疏远。关键是大部分人为了点赞而点赞,根本不看内

容,所以经常闹笑话。人家明明发讣告,你却献了一朵玫瑰花;人家明颁发荣誉证书,你却发了一坨臭屁。

我说实在话,这样不分青红皂白,在朋友圈点赞和留言,有点拍马屁套近乎的意思,长期下去就养成了畸形的人际关系。犹如大家见了面,不管认识不认识,就点头哈腰,说久仰久仰,说你真厉害啊,之类种种,把人格都给搞坏了。

有人说,这是一场技术革命,新媒体和印刷术出现的时候一样。我觉得并不一样,从竹简到印刷术,那仅仅是形式变了,内容是从来没有变的,而且促进了内容的提升。

比如印刷术大大方便了文章的出版,如果依然在竹简时代,我估计《红楼梦》这些长篇小说就不可能出现了。但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,微信和短视频这些新媒体呢,人人都可以用,人人都可以制作内容。原来购物还逛逛街,现在直接看直播。卖菜的可以评论书画了,书画家可以评论国际局势了,那些搞国际局势研究的开始推荐什么菜可以治疗糖尿病。

发展手机这些高科技没有错,我的私见是,眼光要多瞄住如何改变人类命运,比如新能源、医疗、奔月,为移民宇宙做好准备,别把精力都花在如何取悦于人。

有好多科技公司,主要业务是制作视频赚取流量。他们所谓的科技,就为了娱乐人,就为了讨好人,目标就是为了赚钱。原来,我们的目光朝外,放眼世界,如今我们的目光朝内,沉迷于小小的手机,看似无比广阔,其实多么虚幻。

如果手机作为人体的另一个器官,其实是先天性残疾的。它不瞎,可以看到颜色;它不聋,可以听到声音;它不哑,可以用嘴巴说话。但是它没有嗅觉和味觉,闻不到大地的气息,尝不到生活的味道,这还是我们追求的完美生活吗?

立冬午后,惊悉恩师“803”沪上名探张声华因病离世。是夜,我满脑子都是与他勘破命案现场的情景。

告别会上,我攥着胡师母的手忍不住说,想写篇文章悼念恩师。师母凝视我说:“声华一直跟我讲,你有才华。”师母的话语,叫我泪盈眶,“侬有福气”倒是恩师常鼓励我的话。

我说恩师儒雅、稳重、严谨、谦和,业内无人反对;上世纪末,沪上广播剧《刑警803》家喻户晓,外界总把大名鼎鼎的刑警803当家人想象成义形于色、豪气冲天的干探,然而于他,忠贞藏于智慧,肝胆隐于炼狱,彪悍敛于笃静,威武潜于温和,恩师张声华才是警界的俊才。

从警头一年,我在派出所当治安警,电视新闻报道他率队侦破松江泗泾镇一家银行盗窃案,屏幕里的他举止沉稳,俊朗的脸庞透出一股英气,这是恩师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
后来我在分局刑侦支队当队长,辖区大案颇多,时常与他碰面,由仰而敬,自然认他为师。每次踏入案发现场,他总是目色淡定,神情从容,目光一旦聚焦某处痕迹,便喃喃自语,仿佛眼睛在与痕迹对话。此刻旁人不敢打扰他,他却冷不丁向你盘问,他习惯听别人的看法,其实他拿定了主意。在别人一连串分析叙述中,他会复述你某句话,然后审视你局促不安的表情,蓦地,他陡

然微笑,想必你的判断,多半入了他的法眼。

那年,闵行七宝镇青年路一座公房内发生特大凶案。一名歹徒夜半闯入底楼一处女生宿舍,四名女性被害,现场狼藉满地。在现场柜子抽屉面板上,获取到半枚凶犯掌纹。我紧跟

## 恩师

戴民

恩师探勘现场,足足半日,他俯身蹲在原地,没放过一处细节,被害人的衣着,一件件捏在掌中正反两面细察,眼里努力还原现场厮打挣扎场景。案情分析会上,财杀、谋杀争论不休,恩师若清风拂山岗般淡然。虽然,法医未检出凶犯有性侵的痕迹,但他却从被害人贴身衣着内侧几滴溅血,断定凶犯奔性而来。案件定性事关侦破方向,我笃信恩师的眼光不会错,

恩师让我表态,我脱口而出,凶犯一定是“老吃老做”的货色,主张并案侦破。会后,恩师眯眼瞧我,学我口气道:“嗯,老吃老做……”我陡然提了精神。

恩师张声华眼中不仅有细节,更有大局观,谋个案于全局之中,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,我仰慕他颇具胡适先生治学的办案风格。

但我的假设无法得到印证,周边并未接到类似报案。专案组并未甘心,终在案发地派出所治安登记本上找到十来起接警记录,表明同一个歹徒,曾连续夜闯发廊,按摩店等夜店猥亵女性的案情,作案手段与凶案雷同。可派出所当时并未上报,竟以治安案件查处,其间一次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,仅治安拘留结案。好在留下了嫌疑人指纹,拿来同凶案现场掌纹比对无异。几天地搜查,最终在案发地周边逮住穷凶极恶的罪犯。冥顽凶残的罪犯果真“老吃老做”,上来

“摊牌”的竟是并未掌握的另一起凶案,这个案子803刑警已作为专案攻坚月余。恩师接到我的电话连连说:“侬有福气啊!”我打心眼里服帖恩师的眼光,认为他才是我的福气。

我叫人张罗庆功会,恩师却沉下脸,让我把心思用在检讨上,催我写反思此案教训的文章,在《上海刑侦》刊登。我一脸委屈,破了大案,未评功受奖,反而写检查。恩师语重心长道:“十来件案情被人为压案,不仅贻误战机,更是有辱使命,老百姓还信得过我们警察吗?眼睛勿要盯在成功上,要学会成长!”

当年在我眼里,破案是硬道理。可在恩师眼里,破案只是刑警的手段,心中的彼岸却是锤炼出一批当代“福尔摩斯”。某天夜里,恩师电话打到我家里,向市局推荐我去出国参加警务培训。我心知肚明,行内佼佼者大有人在,恩师分明递给我一把梯子。我遵循他的嘱咐,既学他人之长,也不妄自菲薄,用心比较两国刑侦机制,回国后向他汇报,恩师边听边记,促膝相讨。往后,一系列刑侦改革举措在他腹中酝酿,队所联手、做实基层、合成作战,科技强警,刑侦803在他手里名闻遐迩。

不久,恩师高升,分管全局治安工作,仍然心系刑侦事业,恩师是同行心目中的“老法师”,疑难大案现场总离不开他的身影。我因此调离心仪的刑侦岗位,心里特憋屈,找恩师吐苦水,恩师平视我痛苦不堪的神情,淡淡只问一句,这回摔倒,不打算爬起来了?话里话外,既表同情,更在提气。

我在田园派出所任上,恩师两年中三次来所视察,当年,全市人口治安服务管理改革创新,恩师将徐汇田林和闵行田园派出所视作两块“试验田”,精心探索,悉心栽培。他对我说,公安工作就像踢足球,从前我俩打前锋,如今踢防守,脑袋瓜要好好琢磨防住案件。以前破案老百姓满意,但不发案才能让老百姓从根本上满意。管理治安,服务当先,改革要从服务百姓做文章。

恩师享誉业界,源自他慎独与清醒,唯独对待艰难繁重的事业不够警醒:过度耗费精力,过早透支生命,以致病魔缠身,未享天伦。他仍然挣脱不了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的命运羁绊,让人每每心酸。

## 清风迎面来

方红艳

儿子练车。如今,在钢铁森林里穿梭惯了,双腿似乎只记得油门和刹车了。那左右交替的平衡感,早已变得模糊。我担心会摔倒,更担心年岁不饶人,一摔便骨折。忐忑间,朋友推来一辆共享单车,鼓励道:“试试,肌肉记忆是不会忘记的。”

握着微凉的车把,扶着那熟悉而略带生硬的坐垫,眼前却不由得浮现出父亲教我学骑自行车时的情景。那时我刚上高中,寒假里的一天,父亲推出

他刚买的永久牌自行车,在学校的操场上教我和弟弟。他扶着后座,跟着自行车跑了一圈又一圈,最终在父亲汗透衣衫、筋疲力尽,崭新的永久被摔得伤痕累累时,我和弟弟学会了骑车。可学会了,我却只能在操场里绕圈,一上路便龙头不稳,左右摇晃。父亲指着眼前的那条路对我说:

“不要怕,你只管眼看前方,握紧龙头,用力踩踏板,车轮自然就会滚滚向前!”这句话,在往后的岁月里,在我面临无数困境时,总会回响在耳边:眼看前方,脚踏实地。

思绪至此,我深吸一口气,眼看前方,用力一蹬,车身向前倾去,身体也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接管,腰腹自然发力,手臂轻轻调整方向,双脚便流畅地画起了圆。一阵清风,带

着湖水的湿润从耳边掠过,那一刻,所有的疑虑和紧张都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挣脱束缚的畅快。

人生很多时候,障碍是自己内心设置的。就像这次骑车,真正的阻碍不是二十五年的光阴,而是我心中那个“我忘记了,我不会了”的畏惧。其实,打破它不需要复杂的技巧,更不需要漫长的练习,只需要勇敢地跨上去,清风自会迎面而来。

看见寄隐路,月亮湖到了。寄隐路名出齐山之寄隐岩(上存宋、明、清摩崖石刻三十余处),一边是齐山,一边是月亮湖。一路不断竖有普及各种鸟类知识的标牌,路面上或刻有诗歌。此路游绝汽车,行人优哉游哉,或漫步,或骑行,皆无匆忙之态。我向迎面而来的老人询问最佳观鸟点,他抬手一指:“再向前走几分钟,就听见天鹅的叫声了。”果然,循着鸟语,隔着湿地保护网,但见湖天之间,各色披着羽毛的“仙女”,双双对对,呼啦啦一阵风来,呼啦啦一阵风

去,你跳一段“圆舞曲”,它来一曲《致爱丽丝》,把萧瑟的寒冬扇得温馨而浪漫。仿佛没有既定节目单的全天候舞会,舞者来去自由。收拢翅膀,它们便降落浅水滩或树上,或低头觅食;或缩头发呆;或扭过头颈,插进翅膀里打盹,快活。我叫不出“仙女”们的名字,岸边的护网上公示有它们的身份信息:小天鹅、白鹤、东方白鹤、豆雁……拉近镜头,雪白雪白的估计是小天鹅,与枯草一样色调的恐怕就是雁家族了。它们竟然友好地混在一起,最远的客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,好羡慕候鸟

们来去自由。候鸟喜欢月亮湖的秋冬,我也喜欢。碰巧年底出差湖州,住所就在月亮湖附近。一住好几天,机会难得,兴奋得我每天起大早,赶湖。

月亮湖其实是平湖县的一个核心水域。因这里食物丰富,大片的芦苇荡、灌木丛或树林还能提供躲避天敌和恶劣天气的庇护所,所以,越冬候鸟云集于此。平湖的面积相当于西湖的1.7倍。清晨的平湖天,笼罩在轻柔、朦胧的“素纱单衣”中,这是大自然的妙手以水汽与诗意图织就的素纱,鸟影、山影、云影氤氲其中,若隐若现,分不清是真,还是幻。用脚踩一踩马路,才确信:这不是幻觉,我与鸟,与湖,与山,与云同在现实空间。

量子物理有个概念叫“虫洞”,是指多维空间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(简言之,抄近道穿越时空)。常人只能理解三维空间,而物理学家与数学家认为存在多维空间。月亮湖,让我这种智商平平者找到了“虫洞”的感觉。你看,它的南岸,近处是布满历史遗迹的齐山;北岸,远处是望不到边的现代高楼大厦。夹在中间的月亮湖湿地,作为候鸟的大同世界,就是链接人文、历史与世俗、现代的“虫洞”。

崇明成陆已逾千年,长江与东海在此握手,江海交汇的雾露,四季分明的潮汐,滋养出一片沃土,也滋养了崇明白山羊。

白山羊,体形精巧,腰背一条线,四肢如凿,善跑,善攀,它吃百种草,喝露水,养法只有四个字:顺其自然。于是产量低,一羊难求。

老崇明说:“冬来一只白山羊,省下一件老棉袄。”羊肉健脾,补气,长力道,挡寒风,一口下去,肉香化开,寒意节节败退。白山羊全身是宝。肉可入肴,皮可制革。吃法也随性:红烧,浓油赤酱,香透三条街;白切,清水一焯,蘸点酱油便鲜得眉毛跳;青菜同烧,素菜顿时锦缎加身;若把黑鱼请进来,鱼羊同锅,“鲜”字便劈成两半,在舌尖炸雷。

旧年隆冬,庄稼归仓,崇明人兴“吃扛聚”。八人十人,凑钱买羊,村口支大铁锅,柴火旺得像落霞。羊滚水叫,香气横冲直撞。众人围锅,手撕嘴嚼,老白酒咕咚咕咚,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那份热络,把冬天的缝隙全糊上了。

如今,白山羊四季都在案头上,可崇明人仍把最鲜的一口留给北风。雪未落,火先起,锅未沸,人先聚——冬吃白山羊,暖的不只是胃,还有千年不断的人情味。

## 七夕会

## 月亮湖观候鸟

许承

去,你跳一段“圆舞曲”,它来一曲《致爱丽丝》,把萧瑟的寒冬扇得温馨而浪漫。仿佛没有既定节目单的全天候舞会,舞者来去自由。收拢翅膀,它们便降落浅水滩或树上,或低头觅食;或缩头发呆;或扭过头颈,插进翅膀里打盹,快活。我叫不出“仙女”们的名字,岸边的护网上公示有它们的身份信息:小天鹅、白鹤、东方白鹤、豆雁……拉近镜头,雪白雪白的估计是小天鹅,与枯草一样色调的恐怕就是雁家族了。它们竟然友好地混在一起,最远的客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,好羡慕候鸟